

B224  
5



\* T 0 1 9 6 1 6 \*

张晓虎 著

历史素描集 ● 诸子素描

# 墨子素描

——  
绳墨间的思索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历史素描集”小序

面对“黄卷”和在那厚厚尘土之下静默的历史，我常常生出一种无名的惆怅，为了那些烟逝的思想、那些情感和那些葱茏过的生命之树。

历史即人。是人的生命记录，是人类的蹒跚足印，是无数生命的叠加，也是由无数生命重新聚合的一个“人”。

面对这一切，面对这永远无法翻检一过的历史长卷，我想，该记住并铭刻于心的，首先是那些有价值的生命体以及他们不该朽坏的情与思。

然而，由于人类自发明文字之后，数千年没校正它的真正的“使用价值”，致使千千万万有灵性的笔触，始终没有瞄向最有意味的事物——勾画出人类自身的形貌。

千百年，一代代人，一层层生命的涟

漪，过去了，捡拾不起。好在先人们有意无意、自为他为的“黄卷”——史籍，还是部分地传了下来。这是人类不幸中之大幸。藉此，我想到了“素描”这一艺术语汇，想到了文字与形态，想到了为人、为先圣前贤或凡夫俗子，补笔造像。

这也许是一项“取巧”的工程，因为，前人已为我们备好了“笔砚纸墨”；但更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因为，后人正可站到我们的“砚台”上与先人遥相翘望，人类生命之流因此而浑然不断、不竭、不腐……

范 炯

1992年5月18日

## 关于“诸子素描”

可以说，中国思想的源头都在这里，在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至多几十个诞生、发达于百年前、千年前的一些伟大的头脑中。在所有这些伟大头脑中，最值得说道的，其实只有那么几个，即先秦诸子。说起来先秦诸子有二十几家之多，而真正成系统、史证全，又被后人广泛称颂的代表性“子学”，只有不足十家，在这一系列中将一一说到。

每一“子”都有无数人、无数文、无数书谈过，我无法也无须复述，而我的朋友们也无意“重炒”，我们所努力做的，只有一点：重塑作为人的诸子。

有二种现象说来好笑。一种是：被人炒滥、说滥了的先秦诸子，自来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活生生的一面，即血肉之躯和喜怒之

情，他们往往只有思想的外壳，而失去了“为人之本”。另一种是：被人诵来背去，翻来捡去，注来引去，研来究去的诸子著述，自来很少有人悟到它们始终有一种或数种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和味道：或诗体、或语录体、或对话体、或寓言体、或雄辩体；有调侃味，有沉思味，有慨叹味，有斥骂味，随心所欲，无所羁绊，不拘一格。再看后人的种种僵死呆板的注啊笺啊疏啊论的，虽派生出许多枝枝叶叶，可有多少是青的绿的、引人入胜的呢？不客气地说，诸子鲜活的生命，早已被他们虔诚的后学说死了。难怪后世有些大才子直言不讳地宣称：读诸子要读原著，千人可得千味。

有鉴于上述哭笑不得的状况，我在与朋友们切磋“诸子素描”的写法时，只说四点意见：一、复原诸子，写出当时其情状、思虑和困窘。二、写出后世曲解、舛误、派生出的诸子，揭示其丰富性和荒诞性。三、描画你心中的诸子，以现代人的视点和高度，与岁月那头巅峰之上的诸子对话，写出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况味。四、八仙过海，效法诸子

写作时的自由状态，写出人人易懂、易悟的阅读情味，哪怕在形式上近似小说剧本亦无妨，只要逼近内核。如此，或许比那一本正经的宏篇大论，更真实。

总之一句话，把这些被悬置数千年的人类灵魂，写成人，写成有人情味、人间味的智者，把他们伟大的思想重新装进有情有心的肉体凡胎，虔诚地托给大众。

还一个个人人的诸子。

范 炯

1992年5月18日

## 目 录

说墨.....	1
木匠墨子.....	6
显学墨子.....	15
异端墨子.....	33
侠客墨子.....	50
兵家墨子.....	66
“盗匪”墨子.....	79
鬼神墨子.....	92
墨子与中国.....	104

## 说 墨

春秋战国——中国自有“国”以来，首次面对地解天崩式的社会大裂变，就在这裂变给古中国带来的巨大阵痛中，娩出了古中国的第一代思想界的天之骄子——诸子百家。

随着公推首领、众议大事的氏族部落民主制度的残阳殒落，美奂多姿的神话晚霞也消褪了旧日的绚烂，最后沉隐在黑魅魅的现实问题的大山后面。约略在“三王之治”的理想国结束之后，上古时代那轮喷吐着原始民主与原始野蛮的赤烈烈光焰的太阳，遂收尽了最后一掠余晖，而代之高挂中天的是一弯专制的冷月，这冷月以新的文明、新的秩序、新的理性审视着人间……

从此，这个裂变为九州的大地黑了下来，也冷了下来；从此，生活在这个黑冷世界中

的人类开始找寻那轮原始民主的太阳，尽管她灼人，但是温暖。此时的人类，已远远失却了补天射日的那种能量，于是人们也不禁怀念起那片神话的晚霞，然而，太阳已落山，晚霞也不复存在。于是，人们为了活下去，只能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是的，神话时代的麻烦事，只能由神话中的伟大人物去解决。那时候，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冲天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颡民，鸷鸟攫老弱……。面对整个人类的灭顶之灾，有神人挺身而出，断鳌足撑起四极，炼彩石修补苍天，十颗毒辣辣的太阳被后羿射掉九颗，滔天的洪水也经大禹疏浚制服。当然，神仙们也造下了一些孽，诸如夸父追日喝干了河渭，共工撞折了天柱子不周山，闹得天倾西北，斗转星移，地斜东南，百川汇归，但已成为既定之事实，仙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这些神话时代的遗留问题，凡夫俗子们莫可奈何。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先民们，已不必再去为那些神仙们才能办的玄奇事情操心，因为眼下的主要危机已不是天塌地陷，而

是人类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不是么？

本来很安分的天老爷和地老爷，由于共工和颛顼二人争抢权力的交椅，撞坏了撑天大柱，才闹得天倾地斜；蚩尤自恃兄弟七十二人，且个个食铁吞石，头上生角，耳鬓如戟，生性斗狠，才惹得天下不宁，迫使黄帝与之大战一场，直杀得尸山血海；商纣王酒池肉林，涂炭生灵，周武王起兵伐罪，又免不得一场大屠戮；到了所谓“春秋无义战”的腥风血雨时期，诸侯们拥兵称王，整个中国全成了屠场，人与人都是寇仇，“击鼓其镗，踊跃用兵”，杀得天昏地暗，四野鬼哭……奈何？奈何？

严酷异常的社会现实，迫使想活下去的人们必须回答“如何生存”的问题，而学术下民间的宽松政治环境，也为思想者们提供了畅开言路的条件，于是乎，百家争唱生存歌的局面便出现了。引鉴上古治迹，解决现实问题，为了今后生存，遂成为百家学派共同的思维三段式。不过，除了那位超然物外，半人半仙的庄子之外，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

不同程度地弄颠倒了一个关系：究竟是人与社会、还是社会与人？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建立的社会制度为了什么目的，是要把人管“死”，还是放“活”？

在当时，这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到后来，竟然无人敢解此题。

至今天，人们仍然在寻求最佳答案。

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社会制度与人的关系？

人，究竟是什么？

此时，西方的哲人们更多地将视点移向“人”的问题，而东方的贤人们却把焦距对准了“社会秩序”。从此，西方开始了“人学”的马拉松长跑，而在中国、抑或整个东方世界，都沉浸在对“社会制度如何管人”的苦苦探寻之中，至于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的人是否还能称为“人”，东方的贤人们似乎考虑不多，因为他们把人分成众多等级，象一座宝塔，而能被他们视为“人”的人，只是塔尖上的一点点。

于是，古中国的“人”，被社会淹没了。

“人”的问题日趋淡化，而日益强化的是国家

的政治秩序、法律秩序，道德秩序……

“人”的太阳，在古中国殒落了。

立于山顶，远眺落日，你会发现那轮鹅黄色的落日在完全隐没之前，会出现神奇的一跃。是的，古中国“人”的太阳落山之前，也有神奇的一跃，那就是庄子和墨子的一阵摇旗呐喊。庄子的一跃，洒然而超脱；墨子的一跃，实在而沉重。

自此，想做“人”的中国人，或效庄子之逍遥世外，或学墨子之高唱反歌。于是，墨子便成为危险的代名词，也就有了各种光怪陆离的脸谱，“破鼓任人捶”，只是捶出的音响，虽与诸多专制朝代不合节拍，并无一点是墨子的正声而已。

墨子的正声，就是他的朴素的原始民主思想，而民主的根本涵义，就是确立人的价值、权力和地位，强调社会制度对于民主内核的服从和体现。

民主思想的墨子，被后人长时间遗忘了。

## 木匠墨子

楚王意欲扩大地盘，又不敢去攻打强国，便总看弱小的宋国不顺眼，真是“看见弱人压不住火”。当时诸侯们“甲兵方四起，大欺小，强执弱”已是名正言顺的“公理”，楚王的霸道做法也就不必担心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

不过，楚王的扩张行动并不顺利，虽然楚大宋小，楚强宋弱，楚师有以石击卵之势。但楚国军队的几次入犯均未得手，遭到宋国人的顽强抵抗，楚王为此郁郁不乐。此时，木匠的祖师爷鲁班（即公输般，一作公输盪，时人尊称公输子）自鲁国南游，见三湘风光旖旎，秀色可餐，一时留连忘归。楚王闻知，忙以重礼相聘，遂请到了这位早已誉满列国的巧木匠。鲁班师傅呢，倒也不去想什么仁义不仁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只要有人

肯出大价码，这一身好技艺卖给谁都是一样的，至于做出来的东西是武器还是农具，对方用它干什么事情，与木匠又有什么关系？于是乎，双方定价拍板。

这一来，宋国上下便如履上之蚁。他们知道，楚师几次败绩而返，皆因舟船之器不精，攻城之械不利，才使弹丸大小的宋国人据险而守，勉强保住饭碗。但鲁班光临楚国，不啻如虎添翼，他将使作战武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果然，时间未久，鲁班就研制成功一种舟船作战的利器，“退者钩之，进者施之”，名曰“钩拒（一名钩强）”。同时，他又打造攻城的新式云梯，登城攀险如履平地。更为神奇的是，据说鲁班能制造载人的木制飞机，称为“飞鸢”，其形如鸢，内装机关，振翅凌空能飞三日，鲁班师傅南游观光时，是否就是坐着自制的飞鸢翔空而来，亦未可知，但有传闻说楚人曾驾飞鸢在宋国上空盘旋侦察，这不能不使宋人魂飞魄散。看来，宋国俯首称臣，不过在楚王指顾之间，只乐得楚王绣衣弹箏，把庆功宴开到了出征之前。

墨子得知此事，深为这个鲁国老乡的见

利忘义行为所耻愧，并决心阻止这场肮脏的杀人掠地游戏。遗憾的是，木匠出身的墨子也称技艺过人，只是做不出飞鸢，好在安步当车、吃苦耐劳乃墨家本色，于是跋山涉水，疾行十天十夜，脚板裂开大口子，便撕下衣裳包脚前行，终于在楚王发兵之前赶到楚国。至于墨子到达时的形貌，读者们尽可自己去猜想就是了。

老乡见老乡，全不讲同乡之情，鲁班自恃技艺超卓，以狂妄的口吻发问：“我可以做出最新式的舟船武器，名唤‘钩拒’，此物进可攻，退可守，已在对越人的作战中屡试皆准，无人可敌。请问，你那些摇唇鼓舌的空道理中，也会有‘钩拒’么？”

墨子宠辱不惊，意态安适，说：“我的道理中也有‘钩拒’，而且比你用于作战杀人的钩拒高明得多。我的‘钩拒’用以唤起人们的仁爱和恭敬之心，人们失去仁爱则不会相互亲善，失去恭敬则玩世不恭，如此下去，必致人心离异。只有唤起人们彼此间的仁爱 and 恭敬，才能对彼此有利。如果都象你一样，以钩拒去戕害别人，那么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手

段报复你，互相争斗，互称雄长，等于人们在集体自杀，大家都别想活下去。”

鲁班张口结舌，恚怒之下，砍木削竹，当场制成一架飞鸢，腾空而起。望着天上的木鸢，鲁班面带得意之色，心想：“你虽舌巧，我的手巧，你的道理只是说说而已，而我的本事可当场表演。”鲁班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能做出飞鸢，大概也可称为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观了。无论这架飞鸢有多大，能否载人驮物，是否真能飞上三天等记载的可信程度如何，仅这种征服天空的设想和尝试，也应使中国人引以为荣。如果鲁班的弟子们继续试制下去，飞机的历史也许不会从欧洲写起。可叹的是，重农主义和专制政治扼杀了中国人的才能，一切发明创造都被视为“奇技淫巧”，闭关锁国的时间远长于开放交流时期的古中国，飞机的发明似乎并无十分必要，更与帝王们的权力没有多少关系。因此，这架“飞鸢”便成为绝学，与墨学后来的命运一样。

那么，在那个杀人如麻的大混乱时代，人们究竟需要鲁班、还是墨子？

鲁班并不去为此事伤脑筋，墨子却十分

清楚：只有少数发誓“为王则生，不为王则死”的权力狂才需要鲁班，而万千与权势无缘、也无兴趣的平头百姓，关心的是“如何活下去”，他们需要墨子。社会也亟需鲁班，但需要他制造精良的生产工具，而不是杀人的钩拒。

墨子不会等飞鸢翱翔三天之后再来进行讨论，笑道：“一个好木匠，与其去制造巧夺天工的杀人利器，还不如做一些马车上的小部件。比如车轮上的小支撑木，可负载五十石重的东西，可谓有功于民，有益于世，如此才可称为巧匠，否则只能嗤之为拙匠，你以为如何？”

鲁班颇不服气，争辩道：“我只想做出精巧的器物，本意并不想杀人……”

显然，鲁班陷入了“制造杀人武器的人是否也在杀人”的逻辑误区。墨子无意纠缠于此，谈锋一转，道：“我远在北方就听说你为楚王赶制云梯，意欲攻取宋国。请问，宋国有何罪过，无端遭此大难？依我看，杀人掠地者，不可称为智；无罪而攻的行为，不可称为仁；明知不对也不争辩，不可称为忠；